

詩語背後

查爾斯河畔(三)：桌子

哈佛大學坐落在查爾斯河下游。查爾斯河臨近入海口，有11座大橋和大壩穿梭在劍橋鎮和波士頓之間。居中的一座，名哈佛大橋。由此往上，六座大橋串連起一片靜謐的學術聖地，便是著名的麻省理工學院、波士頓大學和哈佛大學的校區。

每天往返於這幾座大橋之間，或晨練，或上課，或散步，吹拂着初夏的涼風，感受着知識的頭腦風暴，收穫着同學的友誼……那是一段神仙般的日子，卻也是激情燃燒的歲月。

同學中有一位張俊芳大姐，天津市副市長，大學教授出身。剛到哈佛沒幾天，就寫了一篇精彩的散文《第六張桌子》。我拜讀之後，深以為然，不揣冒昧，續寫了幾段文字。兩部分內容合在一起，竟是天衣無縫，毫無突兀之感，得到好幾位同學的稱道。這段佳話，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我們在哈佛期間的所思所學所獲。

俊芳大姐這樣寫道：「人這一生，一直在五張桌子之間來來回回地行走，我稱之為桌面控制論。」

第一張桌子是書桌，它是人們獲取思想和智慧的源泉；第二張桌子是操作桌（台），學以致用，用書桌上學的東西指導實踐並在實踐中完善；第三張桌子是講桌，學有心得，踐有收穫，要講出來與人分享交流；第四張桌子是會議桌，規劃願景，研究方略，推動工作，層層貫徹；第五張桌子是餐桌，聯絡感情，放鬆心情，表達真情，傾訴衷情。

其實，人生還有第六張桌子——梳妝桌（台）。只是，它不是用來行走的，它屬於個人的私密空間，心靈驛站；它是用來存放那些塵封已久的往事，梳理那些剪不斷理還亂的情感；無慰曾經受傷，又久痛不癒的心靈；記錄內心獨白、人生感悟、哲思物語和歲月記憶。所以，這第六張桌子通常是不與人分享的，或者說有資格分享它的人是極少的。

生命歷程中，總有一些難以忘卻的記憶，有些我們不想忘記，有些不能忘記，有些想忘也揮之不去。這樣的記憶，我們

稱之為「往事」。有人說，往事如煙。然而，往事怎能如煙，淡淡散去？往事只能如石，深深沉入心底。那麼，就把它封存在梳妝台吧。

生命歷程中，總有一些刻骨銘心的情感，甜蜜而苦澀的初戀，緘默與等待中錯過，誤會與不解中分手，愛情與友情之兩難……愛，被愛，愛到不能愛，真真是造化弄人啊！愛之純真，被愛之甘甜，愛到不能愛之永遠……還是在梳妝台為它們留出一個角落，建一個能容下藍顏紅顏的精神家園吧。

生命歷程中，總有一些仰望星空的感悟，有對生命、死亡、永恒的哲學求索；有對理想、信念、使命的思考追問；有對工作、友誼、愛情的真情吐露；有對情緒、語言、行為的深度反思。這是一生心路歷程的隨筆和札記，當然要存放在梳妝台裏。

生命歷程中，總有一些叩問心靈的獨白，那是內心深處的撞擊，那是靈魂獨處時的心語，那是思想的表達與吶喊，那是人性的光芒與彰顯。徘徊在真假之間，美醜之間，善惡之間，好壞之間，高高地托起那道良心與道德的底線。這做人的準則與掙扎之後的淡定，怎能不珍藏在梳妝台裏呢！」

我續寫如下：「第六張桌子，因為承載着人生之重、記憶之重、思想之重和心靈之重，因而格外珍貴——

有了這第六張桌子，我們可以從容地洗滌靈魂。心靈的田園是需要耕耘的，否則就會雜草叢生。一日三省，對自己所作所為進行深入解剖，從其善者而棄其不善者，方可滋養浩然之正氣，培育不懈之精神，成就健康之人格，做一個於己無損、於人有益的坦蕩君子。

有了這第六張桌子，我們可以安靜地舔舐傷口。闖蕩江湖，無論你是何等的智慧和仁義，都免不了落下累累傷痕。勇者吮舐自己的傷口，不需要呼天搶地，博取無聊的同情。他只需靜靜地面對第六張桌子，拷問良知，秉持正義，給自己一絲安



哈佛大橋 網上圖片

慰和鼓勵，繼續追尋希望之光。

有了這第六張桌子，我們可以適時地欣賞自我。為人不可以得意忘形，做人卻不能沒有得意之處。一句話說得恰當，一件事幹得漂亮，一個朋友交得稱心，都是值得自豪和驕傲的。不善於欣賞自我，或者沒有能力欣賞自我，便很難欣賞他人，欣賞社會，欣賞人生。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先從修身做起。修身需要對自己挑剔，也需要對自己肯定。挑剔，乃是補己之短；肯定，則是揚己之長。而這挑剔與肯定，都是一個很自我很謹嚴的過程。一旦公之於眾，就難免會有一些刻意、做作和虛偽。

有了這第六張桌子，我們可以妥帖地整理私密。私密是相對的，既有範圍的相對性，也有時間的相對性。任何有價值的私密，都不會獨自發生，也不會永遠獨享。私密的珍藏，往往伴隨着癡心的期盼。私密之所以還是私密，不過是尚未遇到可以分享之人。私密需要尊重，更需要整理。未經整理的私密，彷彿隨風而起的塵埃，隨地零落的花瓣，事過情遷，漸漸失去價值，也沒人感興趣了。

有了這第六張桌子，我們可以得體地展示形象。百花鬥艷，離不開雨露滋潤；麗質天生，還得靠精心呵護。在豐富多彩的現實生活中，每個人的角色都是多重的。人人都希望在最恰當的時候，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現出來。這就需要裝點，需要設計，需要獨處空間的收拾和整理。

當然，成就完美人生的第六張桌子，不可能離開前五張桌子。前五張桌子越精彩，第六張桌子越有內涵。試想，要不是哈佛這張大書桌，能有這篇《第六張桌子》嗎？」

江 鄰

字裏行間

黃仲鳴

粵音讀古文標題

少時愛讀毛澤東詩詞。有次讀到和柳亞子七律一首，其中有句「飲茶粵海未能忘」，便大大詫異，毛澤東湖南人也，竟也懂「飲茶」，是他和柳亞子在粵海「飲茶」時學的？又如另首「才飲長江水，又食武昌魚」，又「飲」又「食」，都是廣府話呀！遂問老先生，他說：「這是古語，流傳到廣東，就保留了下來。」

原來如此！他又說：「你用粵語唸唸唐詩宋詞，音韻更鏗鏘有味道呢！」老先生的話果有理。由這位老先生，想起另有一位老先生宋郁文。我初入報界即聞其大名，亦「粵語大將」也；他有位公子業記者，和我是同事。雖不認識宋老先生，但他的學問和風采，很多人都豎指稱讚。如劉天賜：「宋郁文，公認報界大才子也，舊時相識，總是長衫一度，梳個花旗裝，風度十足，好生一個絕世佳公子，是位真才子也。」此番評語，見諸他為宋郁文一部書：《古文粵音詳解》上下冊的〈導讀〉。這書本連載於1975年韋基舜主編的《求知》雜誌，宋郁文註釋了由西漢司馬遷至宋末文天祥共30篇古文。編選方面亦



翻開這書，很多讀音出人意料之外。 作者提供

粵語講呢啲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

牆頭草、睇風頭、看風駛𨋖，有風駛盡𨋖、有風毋通駛盡帆



「牆頭草」指在牆頭上長的草，其傾向由風向帶動，所以就有以下的一個歇後語：

風吹牆頭草——兩邊倒

這是因為「牆頭草」易隨風忽左忽右的傾倒。「牆頭草」一詞用以比喻毫無主見或立場，一味唯利是圖，哪方對他有利用即傾向哪方的小人。

「風頭」指風勢強勁或風勢強勁的地方，借喻情勢的發展。說人懂「睇風頭」（看風頭），正面的說是他能見機行事，負面的與「牆頭草」無異。舊時，船是借風力航行的。「舵」是船尾用以控制行向的裝置，「帆」是利用風力使船行駛前進的布幔。船家心明「睇風頭」的重要性，歷代總結了以下的行船智慧：

看風使船/看風駛船；一時風，駛一時船

（順着風勢操控或駕駛船）

看風使帆；看風轉舵/看風使舵

（順着風勢揚起帆船或把舵轉移以改變行船方向）

由於「帆」可借指船，所以如果寫「看風駛帆」其實是指「看風駛船」。基本上，上述的行船智慧具相同意義，都是指順着風向行船。比喻做人善於隨機應變，也比喻做人隨波逐浪。

人們對「使」與「駛」的運用多數混淆，加上「使」的口語讀音與「駛」音同，所以不少人誤把「使」看成「駛」。

「帆」，與「煩」（麻煩）音同，與「翻」（翻船）音近，船家會視之為不吉「利」。對於忌諱的字眼，廣東人會以其反義字取代，如：「豬舌」（音近「豬蝕」）會叫「豬利」，而「利」則寫成「刪」。套用相類思維，「帆」會叫「利」，而「利」則寫成讀作「里」的「𨋖」。廣東人口中的「看風使𨋖」就是「看風使帆」。

風起時，船家有以下的考量：「有風使盡𨋖」還是「有風唔好使盡𨋖」？風不常起，如不把帆盡揚，便會錯過最佳時機。為此，有船家認為「有風使盡𨋖」。從另一角度，風大雖好，過大不好，表示遇上強風時帆盡揚會翻船或因過速而觸礁。為此，有船家則認為「有風唔好使盡𨋖」。現實生活中，「有風使盡𨋖」與「有風唔好使盡𨋖」表示幾種處世態度；前者比喻形勢有利時便放手大幹或得勢不饒人，後者則比喻形勢有利時也要留有餘地。

筆者在一個台灣網誌上發現了以下的閩南諺語：

有風毋通駛盡帆（「毋通」有不要的意思）

這不就是「有風唔好使盡𨋖」？對比之下，「駛」應是誤用了。如果這是個人網誌，大家可說見怪不怪；可從資料顯示，所載諺語除編著外，還有顧問、指導（大學中文系教授）、校訂（碩士、博士）等坐鎮，可謂「唔打得都睇得」。有此誤失，筆者不禁聯想到特區政府的措施在推行前不是也有「準備-檢驗-批核」的完善監察機制，為何在推出後常遭市民詬病呢？誠然機制是有的，不過執行機制中每個環節的人並沒做好本分。

廣州人多會叫「粵語/廣東話」做「廣州話」；無他，廣州正是此方言的發祥地。有此淵源，廣州權威網站「羊城網」所載的粵語料理應很靠譜，可筆者隨「眼」發現了網中一個諺語：

有風駛盡利【應為：有風使盡𨋖】

解釋：比喻在得勢的時候仗勢凌人，不留情面

【解釋不夠全面：應補回「比喻要找緊良機」】

例句：老闆真是有風駛盡利[老闆真是仗勢凌人]

【應為：（這個/我的）老闆真是有風使盡𨋖[（這個/我的）老闆真是「仗」勢凌人】】

有一定粵語和中文根基的人看了上述資料，大抵會有如下的反應：

是沒有人去還是沒有人可「把關」呢？

上述誤失事件教人擔心廣州話在廣州是否已步入「消失」中；回望香港的情況也不遑多讓呢！

遊蹤

王兆貴

威尼斯的美麗與憂傷

假如有人說，到這個世紀末，威尼斯將會被大海淹沒，成為一座沉睡於海底的都市，你可能以為這是危言聳聽。在去威尼斯之前，我也把這個預言看作是杞人憂天，根本不相信這座有着1,900多年歷史的世界名城，會由海上明珠變成海底明珠，會由文化遺產變成文化遺骸。直到我走近它時才感知，儘管它還不至於真的會消逝，但這個聲名遠播的水城確實面臨着非常嚴峻的威脅。到達威尼斯時已是深秋，灰濛濛的天空漸漸瀝瀝地下着小雨，濕漉漉的船隻密密麻麻地擠在岸邊。站在候船碼頭上極目瞭望，威尼斯主島就像一座巨大的珊瑚礁，浸泡在浩浩蕩蕩的海水裏，那種感覺只能用「風雨飄搖」來形容。進島後再向大海望去，高漲的潮水似乎頃刻間就要溢過堤壩，漫向孤立無依的城池。這很容易就讓我聯想起《白蛇傳》中的「水漫金山寺」。面對海水張力的衝擊，人的視覺很難再保持平衡，「岌岌可危」的念頭便會油然而生。

威尼斯的美景得益於水，威尼斯的風情離不開水。在這座主島上轉悠一圈不過半天時間，但不管你走到哪裏，映入眼簾的都是一幅幅充滿詩意的水粉畫：濛濛的天幕下，飄灑着細細的雨；細細的雨絲裏，蜿蜒着窄窄的巷；窄窄的水巷上，拱跨着彎彎的橋；彎彎的小橋下，流淌着清清的

水，清清的水面上，滑行着尖尖的船……大街上水光可鑒，到處都搭有供人行走的臨時板橋。據介紹，在多雨的季節裏，地面水流成河，遊客們只好踏着這些臨時橋板通行。我們在小雨中一路走來，看在眼裏的是風光旖旎，踏在腳下的卻是泥濘潮濕。水為威尼斯營造出無限的歡樂，同時也給威尼斯帶來了無盡的煩惱。據專家們預測，百年之內，即將從人類視線中消失的世界十大著名景點，其中就有威尼斯。由於大陸板塊漂移、地球變暖、海平面上升、地下水開採等諸多因素，威尼斯正以驚人的速度不斷下沉，在過去的百年內下沉了23厘米，再下沉23厘米只需要短短50年時間。威尼斯人生活的中心——聖馬可廣場只高於警戒水位30厘米，每年有三分之一的日子泡在水裏。如此嚴峻的危局，僅靠築堤固壩、修修補補，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威尼斯面臨的厄難，已引起了世人的關注，科學家們也紛紛獻策。此前有消息報道說，世界各地的科學家曾聚集在英國劍橋召開了一個大規模的國際性會議。這次會議是由威尼斯一家慈善機構——威尼斯危機基金會組織，會議討論如何挽救水城威尼斯。與會科學家指出，在1900年，威尼斯市中心最大的廣場——聖馬可廣場每年只會被水淹上10次，但如今，聖馬可廣場每年至少要被洪水淹上100次。與100年前相比，威尼斯的水平面如今上升了23厘米。如果不採取行之有效的措施挽救威尼斯的話，到2100年，威尼斯將完全被水淹沒，再也不適合人居住。

為保護這座華美古老的城市，威尼斯人已經和正在採取一切可能奏效的

措施。拯救的辦法無非是修堤、建閘和往地下注水。不論是「摩西」計劃還是甘博拉蒂方案，成功的預期至少還要十年之久。資金預算不得而知，代價無疑是高昂的。

水多的地方，橋自然也多。威尼斯有五百多座橋，其中最有名的當屬嘆息橋。聖馬可廣場旁運河上的這座嘆息橋，是古代法院向監獄押送死囚的必經之路。囚犯在過橋途中，一般都会停下腳步，透過橋上的小窗看一眼美麗的街道，不由自主地嘆一口氣，因此稱為嘆息橋。這名字透露出來的意蘊，近似於我國民間傳說中的奈何橋。站在嘆息橋上，我彷彿聽到聖馬可大教堂傳來一聲淒冷的晚鐘，面對浩瀚的潟湖，回望淚流滿面的威尼斯，我的內心發出的卻是另外一種嘆息：奔流的海水滔滔不絕地與威尼斯接吻，為什麼不能保佑它天長地久？美於水而殤於水，這也許就是維護生態平衡的自然法則起作用的結果吧。

威尼斯確實很美，為它的美景所吸引，每年湧入主島的人流絡繹不絕。據數據顯示，威尼斯的常住人口20年內減少了10萬人，目前已減少至不到六萬人，每年卻要接待3,000萬遊客。遊客多了不利於生態環境保護，遊客少了又會影響威尼斯的經濟收入。前些年，相關方面在採取拯救措施的同時，試圖限制遊客數量。不曾料想，當新冠疫情來襲時，威尼斯遊客一度銳減，即便是解除封城措施，估計也不會有太多遊客前往，不知是應該慶幸呢還是應該惋惜？

